



岁月华章

岁月里的明亮时刻

王永新

当我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孩童时,总觉得日子都是一样的,会一直那样下去,很松弛,很平淡,消磨着怎么浪费也用不完的时光。直到有一天,奶奶带我去看了一场戏,忽然觉得一束亮光照进了我的世界。我第一次意识到,世间原来还有这么美好的东西,可以给人带来那么多惊喜。从此,我就成了戏迷。

那时,我家邻近戏院、电影院,这给了我近水楼台的方便。那个年代戏院是不卖儿童票的,只要大人带着就可以进去。于是,只要有演出,每天傍晚,我就开始纠缠奶奶。虽然戏票也就几角钱,可奶奶怎么舍得每天花钱去看戏呢。无奈,架不住我软磨硬泡,为了息事宁人,奶奶只好带着我去。我不挑戏的,不管古装的,还是现代的,我日日报到,从不缺席。走进剧场,不知坐了多久,蓦地,琴声响起,锣鼓铿锵,舞台上,有哭,也有笑,有故事,更有传说;舞台下,大人们的情绪在悲喜交加中起伏,恍惚间跟着剧中人物流连忘返。而我,看了那么多回,都不记得看过什么戏,只是睁大双眼,不愿错过舞台上的每一幕。在我眼中,舞台真是一个神秘又华美的世界,灵魂里的某根弦轻轻地被拨动,心里有些东西便苏醒了。

上了小学后,学校包场的电影我每场必看。电影里的人物善恶俱存,人生苦乐交织,让人不由得感慨万千。那个年龄开始学着去爱去恨,为剧中人物的

命运担忧,为坏人得到惩罚叫好,爱憎分明在我稚嫩的心中播下种子。

那时的我想看电影已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。电影带来的那种有点振奋夹杂在心的快乐,让我欲罢不能。我成了影院的常客,几乎天天要去影院门口转一转。遇到有人看半场出来,我还会上前央求人家把票给我,让我接着看完下半场。如果这个人爱搭不理的,难免让我的自尊心受挫。但我毫不气馁,紧赶着上去“叔叔阿姨”地叫个不停,要看的电影往往没有看不成的。

也算是天赐良机,我偶然发现影院门口检票的一位工作人员是我的老邻居,这让我喜出望外。我没有任何犹豫,站在那里连声叫“王叔”。他看到我,并不回避,不仅让我进去,还帮我找了座位。可是我太不知足了,那段时间几乎每天傍晚站在影院门口守候,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打扰已经成了人家的负担。如今回想起来,也不知道自己的脸皮怎么那么厚。

碰上运气不好,等不到王叔,我就锲而不舍地等机会。其实像我这样站在门口的半大孩子不止一个,等到电影快结束时,守门的叔叔阿姨动了恻隐之心,也会放我们几个探头探脑的孩子进去看看个结尾。没有什么不自在,却是一份不可替代的满足。

有时,我和同学也会用节省下来的几角钱买张票进去。这时人也抖擞了几分,很神气地拿着票对号入座,不用担心别人来找麻烦。等散场的时候,那

些觉得不过瘾的孩子,就会自以为聪明地或躲在厕所里,或蹲在椅子下,希望接着看下一场。我和小伙伴都有过这样的经历。但是这种小把戏往往不能得逞,工作人员在清场时就会发现,把我们赶出影院。那时没有小孩子看的动画片,都是主旋律题材,有些电影像《红孩子》《洪湖赤卫队》《大浪淘沙》等都是深埋在少年时记忆里的故事。

“文革”期间,有一段时间电影停放了,我感到生活因此单调了许多,心里有些失落,只有花一些时间发挥奇思妙想,去想象电影中的种种趣事,满足自己的好奇心。后来开始放映的几部影片都是受批判的片子,按当时的规定,不用买票,中学生以上的年龄都能看,可是像我这样的小学生是没有资格的。我实在按捺不住自己的渴望,就悄悄穿上妈妈的衣服,束在裤子里,想把自己打扮得成熟几分。到了影院门口,硬着头皮往里进。守门的阿姨拦住了我,她上下打量我问道:“你是中学生吗?”我脑子一热,冲口而出“我是中学生”。她继续盘问:“哪个学校的?”我什么都没想,随口说出自己的校名,阿姨笑了。我站在那里尴尬极了,没有勇气再多说一句话,忽然阿姨往里指了指,我顿时明白了,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钻进了影院。

下乡插队当知青的几年里,看电影就没有那么容易了。村里一年也放不了几次电影,只有在庆祝丰收时,才会在一块水泥地上扯起银幕,用电

来搞劳村民在抢收抢种的季节付出的辛劳。偶尔,遇上谁家有了喜事,可能会多一次机会。在农村日复一日枯燥的劳作中,我和小伙伴更加向往新鲜活泼的事物,看电影无疑最能满足我们的心愿。当时的我们,为了看上一场电影,可谓费尽心思,不管哪个生产队放映,都要派人去占位置。有时候去晚了,找不到合适的地方,我们只好跑到银幕的后面去看。这么一来,一切看到眼里的场景都是反的。大家心里会产生一点情绪,但更多的是坚持,平添了一分乐趣和珍惜。如果听说周围的村子有放映的消息,三里五里也难不住我们,一定会结伴前去。多年后的今天,记忆中跑到邻村看电影的场景依然清晰。在那个漆黑的夜晚,我们离开了热闹喧哗的场地,孤零零地穿行在田间小路上,四周静得能听到草丛里的鸣虫“吱吱唧唧”的叫声。一个伙伴说:“听,它们在唱歌呢。”一句玩笑话让大家顿时有了兴致。我们学唱着电影中的插曲,声音那么大,回响在旷野之间……那真是风一般自在的时刻,深嵌在我的生命里。可以说,在那个时代,电影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成长提供了一个相对便捷的通道。

许多年过去了,无论岁月让生活改变了多少,那些明亮的时刻,对我来说,并没有随着成长而消失。很多优美的片段,很多富有启示的道理留在了生命的路上,甚至会伴随一生。

书画世界

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

傅世光作



馨香一瓣

琴声飘过三十年

陈鸿溪

30多年前,我毕业于河南汲县师范学校,我们属于中专生,简称“中师生”。学业除了普通的文科内容,还有琴棋书画,虽说不精,但都略知一二。

那时,每个班教室后面都有一架脚踏风琴。每周有两节音乐课,我看到那蝌蚪状的五线谱就十分“上头”,只依稀记得几首经典的歌曲:《嘎达梅林》《长亭外》……特别是弹琴的经历,因为要考试,所以煞费苦心,也激起了一朵朵有趣的生活“浪花”。

因为弹琴需要手脚并用,还要目视歌谱,特别是对于我们农村的孩子来说,本来就很少接触,加上手脚笨拙,起初,自感“可望而不可及”。初期是女生独霸风琴,男生敬而远之。渐渐地,男生的“观念”变了:女生那纤纤玉指,在黑白相间的键盘上左右漂移、上下翻飞,流淌出一首首动听的乐曲,让个别男生“春心萌动”。

特别是弹琴考试的脚步越来越近,不练习,如何及格?由于风琴在教室最后面,我的个子高坐在后排,所以,下课后扭身即可享受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越性。

最初,我是瞪大双眼,一边看歌谱,一边用笨拙的右手演练“一指禅”的基本功。根本顾不上左手的“八度伴奏”,也常常忽略脚下的踏板,直到风琴声音微弱,才猛然想起来用双脚猛踏几下踏板。急得一旁的女生抿嘴偷笑,好几次跃跃欲试,无奈我稳坐“钓鱼台”,女生只得跺脚,悻悻而去。

独霸风琴的局面,有喜也有忧。因为一个班50多人,只有一架风琴,僧多粥少,轻易摸不到风琴的同学就讨好我:“陈鸿溪,下课给我占着风琴,中午送你两个肉包子。”也有人不屑地讥讽我:“风琴是你家的?凭啥让你天天占着?”

一年后,多数人弹琴的技艺日臻

成熟,甚至不用看谱,外行人几乎听不出毛病。每到课间休息,教学楼20多个教室内,琴声悠扬,此起彼伏,令人感觉仿佛进入了音乐的圣殿。

在这种氛围中,男生也情不自禁地爱上了音乐,我效仿女生,专门买了一个硬皮塑料本,将一首首自己喜欢的歌曲的歌词、歌谱一笔一划地抄下来,比如《十五的月亮》《望星空》《血染的风采》等。

因为学校举行过对越自卫反击战英雄报告会,所以,弹起这几首歌曲自然格外动情,只要那熟悉的旋律响起,许多同学随之哼唱,泪湿眼眶。

参加农村教育工作30多年来,自然懂得“生活中没有歌声,就像世界上没有太阳”的道理,也十分了解农村教师紧缺的现实,更知晓学生对分数的敏感性。但是,农村校园缺少歌声的现状依旧让我不时揪心,30年前的琴声也不时萦绕脑海。

课后延时开展以来,上级领导也积极倡导开设兴趣班,我顿时心潮澎湃,“让歌声响彻校园”的激情再次点燃。

有一次,我校举行“戏曲进校园”活动,开始前,当音响里播放出一段流行歌曲时,发现部分学生情不自禁地一边哼唱,一边翩翩起舞。一曲终了,我和学生交谈:“你在哪里学过这首歌曲?”其中一位小女孩羞涩地一笑说:“校长,俺没有学过,听多了,也就学会了。”我凝视着这群可爱的孩子,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

我发动教师兼职教授音乐,让各班定时利用“一体机”播放音乐视频,早读前,校园广播系统循环播放……不到两周,久违的歌声终于在校园上空响起。

风含情,草含笑,童真的歌声穿越校园,飘荡在悠悠白云间,传得很远很远。



诗林折枝

夜雨

王秀芳

从遥远的苍穹飘然而至
悄悄落在寂静的夜

雨滴的跳跃是灵动的音符
在路灯的微光中
迷离而又璀璨

夜雨
是诗意的绽放
我愿在这绝美中沉醉
感受它的冰凉和凄美

大街小巷
花折伞五彩缤纷
溅起匆匆赶路的水花

落叶随风漂泊天涯
带着最后的眷恋
在风雨中舞出生命的绝唱
去描绘下一个春天



摄影天地



平原湖

周俊亨 摄



乡情乡韵

地曲连的记忆

薛宏新

小时候,村北头有座老堤,它不仅是村子的守护者,更是我和村里小伙伴童年的乐园。老堤历经风霜雨雪屹立不倒,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。那堤上长满了杂草,一到阴雨天,就愈发显得生机勃勃。而在这杂草之间,藏着一种神奇的东西——地曲连。

地曲连这东西,可真是稀罕物。它不像有些野菜那般,大咧咧地长在田地里,等着人们去采摘,它喜欢躲在潮湿的角落里,像是害羞的小姑娘,非得等到阴雨天才肯露面。那时候,每逢下雨天,我就和村里的小伙伴迫不及待地跑到老堤上,去找地曲连。

记得有一次,雨下得特别大,我和几个小伙伴冒着雨,踩着泥泞的小路,一路跑到老堤上。那时候的雨,可真大,像是天空破了个洞,雨水倾盆而下,打得我们浑身湿透。但我们可顾不上这些,眼睛紧紧地盯着脚下的泥土,生怕错过一丝丝地曲连的痕迹。

我们一边寻找地曲连,一边聊着天。牙猪叔说:“我奶奶用地曲连做的汤可香了,每次我都能喝上好几碗。”小红也附和道:“是啊,我妈还会用地曲连做饼呢,那个味道,啧啧,真是让人回味无穷。”大家你一言我一语,仿

佛都在炫耀着自己家里用地曲连做的美食。

就在我们快要放弃的时候,突然,牙猪叔指着一片杂草喊道:“快看,那儿有地曲连!”我们连忙围了过去,只见那片杂草间果然藏着一片片绿油油的地曲连,它们紧紧地贴着地面,像是被雨水滋润过的宝石,闪闪发光。我们兴奋地采摘起来,一边摘一边聊着天。

摘完了地曲连,我们就在老堤上玩起了游戏。我们最喜欢玩的就是捉迷藏。老堤上杂草丛生,还有许多小洞和土堆,是玩捉迷藏的好地方。我们分成两队,一队藏,一队找。藏的人总是想方设法地把自己藏得严严实实,而找的人则瞪大眼睛,仔细搜寻每一个角落。每当找到一个人时,我们都会兴奋地大喊大叫,仿佛取得了了不起的胜利。

有一次,轮到我和牙猪叔藏,我们找到了一个隐蔽的小洞钻了进去。那个小洞虽然不大,但刚好能容下我们两个人。我们屏住呼吸,静静地听着外面的动静。过了一会儿,找的人开始行动了,他们四处搜寻,不时地传来呼喊声和脚步声,我们紧张极了,生怕被发现。幸运的是,他们最终没有找到我

们。当我们从洞里钻出来时,已经是满头大汗了,但我们心里却是美滋滋的,因为我们成功地躲过了他们的搜寻。

那时候的我们,可真是无忧无虑。没有繁重的课业负担,也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,我们只需要关注自己的快乐和健康。每当阴雨天来临,我们就会跑到老堤上,去寻找那些神奇的地曲连,而每当找到它们时,我们都会兴奋地大喊大叫。

有时候,我们还会在老堤上搭建小屋。我们用树枝和树叶搭建起一座座简陋的小屋,然后在里面玩耍、休息。那些小屋虽然简陋,但对我们来说却是无价之宝,它们是我们童年的避风港,是我们心灵的寄托。

摘完了地曲连,玩够了游戏,我们就会把采摘来的地曲连交给大人,大人就会用它来做各种美食。他们会把地曲连洗净切碎,然后加入各种调料和食材,做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佳肴。那时候的饭菜可真香啊,每一口都充满了家的味道和自然的馈赠。我们围坐在桌边,大口大口地吃着那些美食,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
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们都逐渐长大成人,离开了那个充满回忆的

小村庄。老堤也逐渐变得破败起来,杂草也不再像从前那般茂盛,而那些地曲连,也似乎随着老堤的衰落而渐渐消失。

但在我心中,那座老堤和那些地曲连的故事却永远不会消失。它们是我童年最美好的记忆之一,是我心中最珍贵的宝藏。每当想起它们时,我都会感到一种莫名的温暖和感动,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欢笑和纯真的年代。

有时候,我会回到村里去看看那座老堤,虽然它已经不再像从前那般雄伟壮观,但在我心中它依然是最神圣的存在。我会沿着老堤漫步,回忆着童年的点点滴滴。我会想起那些和小伙伴一起寻找地曲连的日子,想起那些在老堤上搭建小屋,玩捉迷藏的日子,想起那些和家人一起品尝用地曲连做的美食的日子。

那些日子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了,但它们却像一幅幅温暖的画卷永远定格在我的心中。每当我感到疲惫或失落时,我都会唤起那些美好的回忆并用这些回忆来给自己加油打气。因为我知道,无论我走到哪里,经历什么困难挫折,那些美好的回忆都会一直陪伴着我,激励着我不断前行。

艺术园地



暗香

张敏付作